

心香一瓣

一

每个季节都有一个独特的按钮。春天或许就是风筝,夏季不变的是蝉鸣,秋天是金黄金黄的叶,而冬季,只需一丝一缕烤番薯的香,远远地飘过,钻入你的鼻子,瞬息就会想到围巾、手套、软软的毛衣加上轻盈的羽绒外套。

有时候我想,这么多衣服的式样,真不得不佩服我们人类,换季的意义仿佛就在于换衣,有人不吃不喝也要捌伤上一件新的。而我呢,每当换季,看着衣柜里属于上一季的那些织物,总不免要头皮发麻,脊背发热。

夏季的薄衫按理是不占地方的,可是除非雪纺的面料,其他纤维一类的织物是要挂起来才行,不然等到三季过后,任你怎么熨烫也是不能回到原始的平整服帖。冬季的大衣虽然有点娇气,倒不如用习惯的方式挂起来省事,因为一折而成的折痕就像长在上面一样,非得用蒸汽熨斗熨上好几次才能勉强回复原形。这样一来,会花去你更多倍的时间,定是得不偿失。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有换衣的烦恼。我倒是羡慕商场里上班的人,基本是一件短袖就穿四季的。即使到了冬季,商场里暖气开得足够,与夏季是无二般的。她们只消在外出时于短袖外面套上一件毛衣和羽绒外套,就足以抵挡劈面相逢的冷。

选择衣物当然还应考虑地域的限制。北方与南方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杭州,春季那么短,春季和夏季仿佛是连在一起的,冬季的羽绒外套和棉服基本还没穿出人形就暖起来,如果遇上一次暖流,甚至直接就跳过了春天,衣柜里怕是要乱了套。

还有,东部海岸吹来的季风,常常伴有冷空气的突袭,或者间或的热浪的空降,还没开春就需要拿出短袖降温,夏季里也可能见到

艺境



版画《新生之三》(局部) 叶琛

山·桥·流动的光影

沈若尘

长者山不高,居于上古县城西南一隅。史载1364年方国珍据守上虞时,为有效抗击侵城之敌,在县城四周筑起了一道13余华里长的城墙。城墙沿着西南隅长者山蛇行上升的山脊,逶迤穿越而过。

有了巍峨的城墙缘山脊加持,长者山虽然不高,但因古城西高东低“因山为隍”的地理样貌,显得格外挺拔俊秀。

长者山不高,它仅仅是四明山西北麓散落的零星余脉,却是小县城里难得一见的郭内青山。古代文人墨客有“为选幽中胜,先登郭里山(伧木)”的诗赞。郭内青山,恰好似古城一个硕大的后花园,明万历《新修上虞县志》校注本在长者山园下有记述:“自金甌而南,曰长者山。相传宋周长者元吉所居,常赈突不烟者,乡人以德之,遂以名山。”

一览四山胜景,俯视图城全貌。“一览亭,在县西南长者山巅。元尉张兴创,以眺四山之胜。”清光绪《上虞县志校续》记载了650多年以前的元代,都尉张兴曾经建造过一座“一览亭”。也许,这里正是长者山的制高点,当年长者元吉在大雪茫茫之际,正是站立在这个制高点“望”烟而赈“突不烟者”,坚持着他的慈善大爱。

我凝神瞭望着山脚下这座千年古城,这由唐至清皆为繁华之地的浙东小城,遥想它昔日的繁华昌盛,努力感知着当时的市井百态。

农历八月中秋前的天时气候,未到傍晚,轻霓一般的暮霭开始在古城上空渐渐洇漫。此时,粉墙乌瓦,黛色苍茫。街、巷、河流,阡

换衣记

子 奴

在风雨里裹挟厚厚的冬衣前行的人。

季节似乎不再有清晰的分界线,而早已适合这个地表温度变化的人们也有对付的招数。有些人轻松地想到了洋葱式穿衣法。短袖外面是卫衣,再加上一件毛衣背心,接着是薄呢外套,再是风衣,或者是薄毛衣加上呢大衣。随着早中晚温度断崖式的跳动,你只要随意增减衣服就行。可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是你没有想到的——这样是不是人人都得有一个容得下四季衣服的全季衣柜。

有时候生活也是这样,明明是有分界的,却迷迷糊糊地出现了跨界。这样一想,季节的正常轮换似又有了让人青睐的原因。

二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两套衣服轮换穿是很普遍的事。记得我家隔壁搬来过一户山里人家。据说房子是租的,那时候,租房还是个很新鲜的词。所以我倒是记得深刻,让我记忆更深刻的原因可能还在衣服上。

这户人家有一儿一女,儿子读初中,女儿比我高一个年级,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他们家里以做棕绷床为生。

我们那时是走读的,学校到家里要经过池塘、田野、机耕路、菜园。当紫云英也就是苜蓿花开放的时候,我们还会在田埂小路上比谁跑得快。站在旷野之中的我们,开始留意哪个同学和谁结伴,也开始慢慢注意到自身的美,物质上攀比的心理也同年龄一样在渐渐滋长。

这时候那个单独走路回家的高年级男生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经常穿一样的白衬衫和灰色长裤,还几乎雷打不动是一样的发型,在我们看来,他就像一个墩墩子立的孤者,却有着看似沉默的智者风范。

有一天,同学了解到这个男生是五年级那个语文课代表的哥哥,就开始说起他的衣

服来。那个女同学平时就很腼腆,也许因为是从山区转学来的,平时也不见她在校期间出来玩,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我们最后的疑问聚集到她哥哥是不是只有一套衣服。不过,这个疑问一直没有问出口。

这是在外婆家的学校上学的。周六回自己家的时候,发现隔壁的空房子里住了人。门廊里还放着两根长凳搁着一个架子,那是一个差不多床一样大小的架子,有棕色的绳一团团放在边上,一个身材矮小的中年男人正用那棕色的细小的绳织那张床。

让我惊奇的是他穿得和那个高年级男生一样。后来,我上初中时,这家的儿子考上了浙江大学,这在当时堪称一件惊人之举。我们镇上的大人教训自己的儿女时,便会常常来一句:“你要是能像棕绷佬的儿子一样考上浙江大学,我给你一堆新衣服。”而他们家的女儿,就是那个语文课代表则是初中毕业后直接在我们镇上开了一家裁缝店。

我高中假期回家,总能见到她穿着最新式的衣裙,走过门前。因为住在隔壁,我其实也观察过他们家的阳台,经常是同样款式的一套衣服晾在那里,白色衬衫和灰色长裤。那个中年男人的白衬衫常常是有点洗旧的样子,他一般会在手腕处翻出很大一圈,裤子则经常拖到地上。“他是不是只有一套衣服”就像童年一个隐秘的故事。

三

换季的时候整理衣柜,总在折叠、翻转、展示再堆砌中反复。见到那些一年没穿,连翻动都没有的衣服,触手生凉。

衣服买进的时候是精心挑选的,旧年的光鲜已过却再没有机会出场。这么久的蛰伏,让它们虚度四季,让我深感抱歉,静静地面相对,我也会总会留一留。这样每年都留一

留,就留出麻烦来。真多得快装不下的时候,很多人选择了将旧衣放入回收箱。

那天,我把那些看起来纤维不乱颜色正好的衣服一件件塞进“大熊猫”的肚子正无奈时,也只能庆幸,放进回收箱的衣服都会有公益组织安排的归宿。这样,私人的物品归入社会事务中去,不会会让人略有成就感,仿佛这就能为我打上标签——我终于成了一个不浪费的人。

我一边整理衣物,一边渐渐走进记忆深处,在时光这个展厅中,有勾丝的只穿了一次的长筒丝袜,有染上了蓝莓汁的白色限量版卫衣,有少了一粒纽扣待修复的深色连衣裙,有2014年陈乔恩在电影中同款的碎花雪纺裙,还有……对于我来说,那件十年了也不愿意舍弃捐到旧衣回收箱的连衣裙,雪纺的面料和软糯丝滑的手感,每次见到都让我对整理衣物多上几分好感。

那件白色小西服,绉纱的面料,表面那么多凹凸的沟壑手感却绵软,整衣又不失挺括,百搭的风格,更是让我节省了许多因选择穿什么衣服而所需的时间,算起来大概有200多个五分钟那么久吧。

我想,当年那位专柜导购员美仙,她一定不知道,这一件她推荐的外套,有着这样一个长久的归宿。她每天都要整理柜面,入库、出样、盘点,更多的细碎活是剪线头、熨烫、整理吊床、处理退换货。

如果在街角相遇,我要不要告诉美仙,她其实也打造了一连串光辉熠熠的事件,她为一件外套的行旅所做的铺垫,远比想象的多得多。

希望季节不会是简简单单一个比喻句,能把事物一笔勾销,能把时间瞬间抵消。它至少也得是一个比喻长句,让缤纷的衣服延伸出更多的长度,再留一点点安放故事的空间,作为归宿。

一朵飘泊的云

竺 泉

我是一朵云
一朵飘泊的云
从斜阳西照到美丽清晨
时时刻刻思念嫦娥的温馨
穿过无数大街和小巷
走过一个山村又一个山村
觅觅寻寻 寻寻觅觅
你说你早已飞过茫茫森林
带着海的潇洒 山的英俊
化为那蓝天白云的女神

我是一朵云
一朵飘泊的云
从东面风中到西面雨中
分分秒秒回首旅途的脚印
穿过无数孤尘和愁网
告别那个风尘又那个风尘
觅觅寻寻 寻寻觅觅
我说我总要把你深深亲吻
带着花的微笑 蜂的耕耘
化为那千年之恋的灵魂

我们是一朵飘泊的云
你化为蓝天白云的女神
我化为千年之恋的灵魂
寻寻觅觅 一朵相望相思的云
寻寻觅觅 一颗相爱相守的心

岁月悠然

老家的土灶

厉守龙

村庄异地搬迁,老屋很快就要拆除,不久前,我约了弟妹,三人特地到老家东横山,去清理与已故父母共同生活过的那间老宅子。

看到墙旮旯里的那只蒙着厚厚蓬尘、黑不溜秋土灶时,心里顿生怜爱之情。须知,当时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欢乐。

我家砌的是“三眼灶”,即设有大、中、小三个灶,大的用来煮猪食,中的用来烧饭烧粥,小的用来炒菜。自己是长子,常要利用课后、假日帮大人烧饭、煮猪食等,所以,对烧柴的土灶弊端很有了解。

如,平时烧火做饭,一旦柴草不够燥时,总是会燃一把灭一把,用火筒去吹,被烟熏得泪流满面,呛得直打咳是常事,倘一不留神,还会被火苗烧着头发。

早先的土灶特耗柴草,被村人戏谑为“老虎灶”,后经过改良建成省柴灶,但最终还是离不开柴禾。其时,因为砍柴不易,田柴又少,母亲常叮嘱我,要省着用柴,并手把手教给我“炉膛清空,小把进柴”等办法。我如法炮制,效果不错。

还记得,我们兄妹三人常常一放学就喜欢钻进灶间,跟昆虫似地围在忙乎的母亲身边,七嘴八舌地讲着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班里发生了什么事……母亲一边“嗯”“哦”“啊”地回答着,一边手不停地干着活。

后来我们兄妹三人先后有了工作,成了家,回老家相聚时,还是会照例屁颠屁颠地围着灶头干活的母亲,唠叨各自小家庭生活中的琐琐碎碎,当然都会知趣地帮母亲干些灶头活。母亲去年仙逝,三兄妹商量“当大事”,地点也放在灶间。无形之中,灶间竟成了我们兄妹思想交流的好去处。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围着土灶吃饭,仿佛是个盛大的仪式,炭火和柴草混合的气味不管怎样刺鼻,我们都显得很“欢庆”。母亲刷完锅碗,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父亲便一掀一掀地,将炉膛里尚存的炭火迅速退到一只偌大的火钵里,并再从炭盆里倒出一些木炭,让我们兄妹暖身。调皮的弟弟,不时用木棒去拨弄未红的木炭,“劈劈啪啪”火星常会溅到我们的头上,身上,火光像个放映机,忽明忽暗,灶身就是银幕,跟着忽明忽暗,那种其乐融融的样子,一直在我心里。

我们三个“小不点”总感到吃不饱饭。在快要熄灭的火钵里,放上三四个小番薯或小毛芋,待小木棒翻过两三次后,“美食”就来了。

我们先让父母尝,他们总是这样一句:“我们吃饱了,你们吃。”有时还不过瘾,就再煨一两个玉米棒子,火候掌控得不好,翻得不是时候,不是焦煨,就是夹生,但我们不管这个,就抢着“品尝”,还连说:“好吃好吃。”

到了腊月末,与灶台打交道则愈发频繁了。本来常常扮演打下手的“火头军”的我,这个时候,往往要“晋升”成母亲的助理。因为母亲年迈体弱,像站着一连炒十几锅米胖这样的活儿,就会显得力不从心。

一到除夕夜,更是亲情交汇的高峰,也是土灶最忙的时候。首先,母亲把烧得熟透了猪头,从大锅里捞起来供奉在桌子上。猪尾巴含在猪唇里,代表全猪。父亲点上灶炷香纸,请过灶君菩萨,然后将猪头送上谷祠敬过神,母亲才动手砍猪头。

接着,一家大小围在一年难得丰盛的餐桌旁,津津有味地吃起年夜饭,边吃边聊。晚餐后,父亲在自家的天井里,燃起了一堆柴火,祈求人畜两旺,丰衣足食。母亲在灶头顶端贴上新对联,指望灶君菩萨把好运带到家,指望我们兄妹都有出息,全家平安。

当时,在我们孩子眼里,这样做很有点迷信色彩。现在想想,这是大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呀!忙完这些,大人们又围坐在土灶四周,边取暖,边饶有兴致地谈论着,海阔天空,神游世界,直到新年的钟声响起。

……

“阿哥,看着你边干活边紧盯着土灶,是不是又在想我小时候在这里的那些趣事了?”

妹妹的一句发问,把我从沉思中拉了回来。

我应声道:“是呀,我们三兄妹已与土灶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惜,我们都用不着它了。这不,现在我们三个小家庭,家家都是煤气唱主角,电器当配角,土灶连当群众演员的机会都没有了。”肚里颇有些墨水的弟弟不无诙谐地说。

“不过,土灶带给我们的种种好处,我们是不能忘记的。”这句话,几乎是三兄妹同时说出来的。

是呀,土灶……所有这一切,怎么抹也抹不去。我们已经把您幻化成影像,折叠在书页里,一有闲暇,便会慢慢细细咀嚼、回味。